

海上塵天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海上塵天影

上

〔清〕司香齋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　　言

黃　毅

《海上塵天影》，又名《斷腸碑》，六十章。作者原署司香舊尉，乃清鄒弢著。弢字翰飛，別署梁溪瀟湘館侍者、瘦鶴詞人。生平嗜酒，又自號酒丐。生於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世居無錫，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隨父遷居蘇州。少負不羈之才，所為文不謙謹於繩墨，自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入泮後，十試秋闈，皆遭擯棄。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至上海，任申報館記者，後屢為報館主筆。十四年（一八八八）赴山東巡撫張朗齋之招，在淄川礦山供職。不久即回滬當寓公。二十年（一八九四）往長沙做湖南學使江標幕僚。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在滬受戒入天主教。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入啟明女校任教，并在蘇州故居設養心學堂。民國二年（一九一二）發起希社，與海上名士吳昌碩輩唱和。後又設保粹函授學堂。晚景淒涼，家徒四壁。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卒，享年八十有二。畢身從事撰述，詩賦耕文及聯句皆有時名。中年前文稿因遭回祿，喪失殆盡，現所存者有《澆愁集》、《三借廬集》、《三借廬叢稿》、《三借廬贅譚》及《萬國風俗考略》、《地輿總說》等。

是書係據真人真事摹倣《紅樓夢》之筆調創作而成。作者在《三借廬叢稿》中云：「青樓女子庸俗居多，其有超出風塵，自樹一幟者，以余所知，一為薛靈芸……一為蘇韻蘭，本姓汪，名瑗，字畹根，能詩……後嫁湖北范氏。余前為作《斷腸碑》六十回者也。」按鄒弢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
1

在上海結識妓女汪瑗，兩人情愛日篤。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弢赴湘，始作《海上塵天影》。在湘幕十一個月，及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返滬時，瑗已從良，人去樓空。據作者自云，此時全書已完成五十二章，因瑗之別嫁，故將原稿悉行刪改，又續增數章作結，改名《斷腸碑》。

書中女主人公與汪瑗同名，惟其號為「曉香」而非「曉根」（弢之妻談氏名曉香）；男主人公韓秋鶴則以作者本人為原型。本書寫秋鶴「不願仕進，平時吟風弄月，一往情深，於經濟上則專習算法洋務，真是個有用之才。無如起自式微，無人汲引，即稍有知遇，他性格高傲，不合時宜。鄉試了幾回，薦了幾回。有一回業已中定前列，因『天方回訖』四字被黜」（第十一章），則為作者夫子自道，可與其詩文集相印證。諸可實在《二借廬集》之「羣賢評語」中云：「憶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僕分校秋闈，得卷激賞，薦呈西堂。以次藝有『天方回訖』字樣見擴，往爭前列不許，為惋惜者數日。追拆黏名，則翰飛鄒生，固名下士也。」

此書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石印本，前有光緒丙申（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王韜序。現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七〇至一八〇毫米，寬一二〇毫米。

海上屋天影錄

斷腸碑初名塵天影門下士梁溪邵生為汪曉根史作也女史名瑗本休甯鹽賣女兵燹以前富商大贾半在揚州衣冠粉黛之盛甲天下略者大父席巨貨以享嘗厚當時有汪不窮之說世運無常變於告警銅山金谷廢於一朝不窮者竟窮矣女大父死父難讀書而號慘不能治生產因收其餘燼酒食游戲相繼遂夫人勸之不從以憂憤死家道益衰轉徙至金闕娶某姓女數年遂生鮑香早孤幼有令德喜讀書母死無依閨姓者既之世族也以大挑服官蘇省見女姑媳收為義女仍教之讀日寫靈飛經米南宮字各一頁女史性既聰穎又喜剴覽羣編自莊駿班漢以至唐人說部近時章回小書靡不追目加以評斷審聞其評花月痕謂大旨從品花寶鑑脫胎與紅樓夢不相合所謂章炳珠者即韓荷生之影杜采秋即傅秋痕之影兩男兩女實則一男一女其識見之精卓如此惜辰命不猶墮入風塵改字頽蘭而續其居曰幽貞館章臺潤逐幽怨惺忪久之曉香之年已數至星張翼軒擬設在泥城橋西創築小園為隱麗藏嬌之所簡以秋娘漸老久厭妝場即使花下韋樞已覺為時無幾故遠作罷論然在平康中聲名鶴起性靜進有林下風治事有心計酬應之外手一卷以自娛不踏時替也尤多情對客默然過可意者則娓娓談拔襟露抱纏綿耽撲使人之意也消沈上為中外通商總匯來游者非以勢於即以財勝女史視之蔑如也所折節者多讀書長厚之人浮華子弟望而却步與生交在壬辰之年而女史已倦風塵矣酒後茶餘吐露衷曲令人涕淚沾襟生家境寒知不能嘗金屋謂女史曰郎君必先二月告我女憑氣迴腸若答若不答會某大僚奉使出京招生入幕雖別懇促執手依依淚眼交流生亦勉強就道從此蕭郎神女相見無期矣生出外屢通音信當臨別時女史手裁玉版寫數十頁囑曰君到客中大游內有佳詩詞者乞代求題幽貞館寫韻圖是他日從良幽貞寫韻圖贈君汝二人皆詩書多情留此手澤必能為我珍重則是物如見棄也嗚呼傷心之言不忍入耳會有娶女史者女史憶前約亟寄生有素心人相見無期餐眠珍重之語逢於乙未中秋後一日脫離苦海生得信太遲夏陽日歸則室邇人達無可挽回每吟白香山天長地久有時盍兩句以自傷此皆生所自言者生在暮時即者此書始紙五十二章名塵天影錄因女

史之嫁將五十二章悉行刪改又續增數章改名斷腸碑久藏匣衍不輕示人有與生同志者曾索視之謂其中所述各女子均有其人且各有性情各有歸來前後起結隱伏館帶章法井然大旨專事言情離合悲歡具有宛轉調學之致筆亦清空曲折無美不臻且於時務一門議論確切如象鱗與園格致韻各算學醫術製造工作以及西國語言并遠詩詞歌曲下至精誠酒令琴瑟管簫詠誦雜技無不備直是入世通才目無餘子閑者如入山陰道上多設船中懷目賞心有子取予求之樂歷來章回說部中石頭記以細膩勝水滸傳以粗豪勝金瓶花緣以奇刻勝品花寶盤以含蓄勝野叟曝言以夸大勝花月痕以情致勝是書兼而有之可與以上說部家分爭一席其所以譽之者如此余嘗觀此書頗有經世實學屬于其中若以之間世殊足善風俗而導顛蒙徒以說部視之亦淺之乎測生矣生近日所著如萬國近政考略洋務罪言等皆有用之書原非徒區出心肝為尋情結願之作者時予已移居城西自頤草堂之額曰畏人小築門楣署以一聯云聊借一塵容市隱別開三徑寄閒身蓋至此避世之心益決而伏而不岀之志漸堅矣適生來訪敝廬屢述作書願未即後抽筆記之謂其序記也亦無不可光緒丙申荷生日天南遜叟王船撰年六十有九

海上蜃天影珍錄

司香舊詩侍右前承枉顧得聲三生情話蠻譯通掌推許以大才人之素英風流而於小女子如此傾倒飛來月旦真喜喜從長聊索及無詩茲特述上埠奉勗而自施不工乞還脫下靈寒痛加刪改他日還無笑之製東附驛傳名幸善感甚今夜重樓有局小危無人備荷惠臨當酌酒許客一盞聊吟雅興詞人其有意乎真為敬頌撰安百厄終暖檢

癸巳二月十七日

司香舊詩青友掉到瑤華欲歌得驚回環頓詠高頌生春然狀模費牒行自愧矣伏念屬悽惶風塵自傷消命乃承諸名士如駕扶搖不以聞花野草視之一瓣心香時時敬爇倘得如我客小小借詩人妙筆流布芳名則技卓橫拔更光東風著力知大作鍾磬斯屬不燒溫烹督人然愧見贈第二韋則似從屬樊樹入肴而得三次回之精者當手製篇章以歸承屬鶯聲恐胎弄斧之譖重違尊命勉強效筆伏祈筆之利之至為禱祝朔風凜冽珍重外勿謹請者安諸惟愛照蘇壁上癸巳十月廿二

承賜大著三傳歷年難洗愁集各一部拜讀謝贈流慈集捧莫忘焉都成文章但偶有贊見之處因少年之作不足病也二集之稿遺易初集必傳無疑贊誰說詩有見到處然以葛女子比擬則何取乎杜丹亭西齋記兩詩執事譽之過擬致於尾娘雙文何不心折莫其獨創千金印使年屆標榜不應以一夢墮生妄想雙文之於張生事近淫奔妻室尤詮絕餘篇非良家女子之品之道然後人有餘律已不足處境既異則所為不同但區區抱潔之心尚持自信閣下相識已及兩載當能頤見其微躬專車故請撰安蘇壁上言甲午四月初三

司香舊詩青珠臺荷賜書不我遲嘉誠即歲暮草復而俗氣薰蒸掩管歎止遲之故知我者當諒我也今晚明月瓊臺寒梅吐蕊春深於熟意況頃佳音未申爐上寒青聽君行後殊覺無聊乘之時事日非更深愁悵北洋重炮不堪問矣旅順於十月二十二失守諸將皆望風先遁以天然之險要而拱手讓人若草之肉其人食乎使晚報易巾帽為難眉嘗仗劍從戎滅此而朝食今者風塵雖伏不得與花木蘭秦良玉諸人媲美行自愧矣此間前月中旬亦訖言四

謂敵船為將南竄，并有二十四日攻撲製造局之議。城中及南市諸巨戶多遷住租界，即局員眷屬亦有先去以爲民望者。宜知至今安堵如常，並無警報。港地最爲樂土，誠如尊論。靈鷲閣主惠我佳章，過余矜寵，謹為心香，以謝索題。小學生玉照深恐唐突西施，重違雅命，勉強效頌六章，寫作俳劣，伏祈代取敷衍，所呈素希一幅，請此公題，並貽館寫。

額圓妝淡，似大才人或不吝教。聞此公兼精鐵筆，可否轉乞數方，以增臨池之色？想推閣下烏龜之案，當亦首肯也。

比來賢主嘉賓，如何嚴治道幕，中得名下士？圓集題稿，集後定有嗣音，徵麓為湘中名勝，闔門下與復不淺。蠻辰獨遊

龍門，健軍將得山川之助，氣益豪矣。蒙許代刊拙稿，益滋愧赧。嘆嗟草墨，不過自鳴天籟，焚梨禍穀，不免貽笑大方，且

暫作罷論可也。夜漏渐深，鑑花欲燃，略佈一二，以當虛譖。請旅安歸，惟珍重。甲午除月初九夜，晚報謹上。

素心人璫謹上書於司香舊尉閣下。兩接手函，方園奉答前月又接一函，駢四僕六。一往情深，不言愁而愁自獨工。且其中諺語甚多，閱之令人氣短。慶天影目錄甚佳，然作書須當一氣貫通，前後起伏，不可紊亂。而近人姓名演當隱去，殊名尤不可彰。此書既爲璫而作，下筆須處處留神。來函問及全書收場，璫停於風塵久矣，憶相見之初，曾有成約。如將來適人定，先一月前告知，故上月中流曾有一函寄來。今有故鄉族人見蘭身入平康，殊為可憐。因再三前來商酌，猶為閉門謝客，遲良久，蘭深感其情悉如所教。今定於本月初起載至東珠，概不見客。俟料理俗事既畢，即將先父母靈柩擇地安葬，然後回至故鄉，擇人而字。此即璫之心事，亦即大作之收場。可致入其中，以爲編次。前書還吾知己，於中秋前能到申江，尚可告別。今勢已不及，徒惹悲傷，相見無期。手此留別，此後餐眠動作，諸望自珍。勿以薄情人爲念。乙未八月十六。

謹和司香舊尉見贈元玉，即請吟壇點正。

甲煎初添象鼻烟，朗吟佳句惹春暉。多才難換摩登劫，小謫都從初利天燒。我屢中稱侍史，羨君筆底挾飛仙。一樣一
字酬媒薄，擬買新豐酒十千。

吟魂一縷黯然銷苦為，情多暗損嬌未必。丁媒真十載，不勞子貢竟三挑。花心無計解紅雨，珠淚偷彈濕緋綺。願乞慈

雲常居謾免教飛架遙洋翫

司香舊尉將之楚南依依臨別不能無言率賦兩章聊當驂召即請吟壇最正

疊葦長征意酒然春賓賢主兩情聯憑君高看衡丈眼珊瑚密搜到九淵

秋風着意送行旅錢別先持酒一尊是夕還君持管指點申江千尺水那能寫得此難情

口占答瘦鷗

分明心事怨飄蓬北轍南轍各不同南國天桃花萬樹任他開放逞東風

小閣疏燈酒一杯多君青眼解游才笑他年少揮金手誰識風流雅趣來

倚雲樓主以小華生小影看題并贈六載句勉和元韵藉報知音勿謂欲索解人而不得也

蓬島奇絕別樣紅却教抬舉到東風分明此是瑤臺種占斷晴天十二重
生涯神女還疑夢夢影遇飛鷺市樓底事驚好風格不隨桃葉上輕舟

原詩中有我有牙籤三萬軸與卿同上木蘭舟之句故調之

初詣摩登倍悽然與誰共證有情憚瀛洲小現華變影留補生前未了緣
刻翠裁紅寫點辭感或一賦鄰相思文通自有生花筆載憶春風結夢時
閒從畫裏覓真真一幅生绡者色新隱約春魂呼欲出不將紅豆繫吟身

影事模糊指鵝橋思量一度一塊銷崔徽各作深情帖集目相隨慰寂寥

以上皆文史成作也按之箇符吉光片羽珍若遺城早已裝裱冊頁不知千百年後傳至何人天地有靈當隱篇
呵護不司香舊尉詩譜

曉根呈稿

曉根呈草

海上蜃天影題詞

志士抱奇特。伏櫪翼翼。文章命不辰。羣界空餘子。深溪有美人。大筆慣驅使。塵海逼楊枝。願作妝臺侍。三湘作客回。
驚鶯飛瓊遊。感事發幽情。編作碑官史。其名斷腸碑。託辭良有以。或寫兒女情。甘為伯與死。他若詞今曲。歌詣難縛解。
離合與悲歡。可資亦可喜。東山多妙倡。北里羣才子。我昔會斯人。風流果如此。吐屬絕聰明。胸中皆塊壘。一編索我題。
快哉稱觀止。他日傳難林。洛陽當貴紙。

春蠶繭繭繡太纏綿。客裏無聊著一編。蛇女誰憐傾國色。燭龍難補有情天。靈山因果傷塵劫。孽海蓮達誤故仙。費盡那
陽才八斗。偏將大樹換青蓮。

秀曼風流策一枝。美人香草寫相思。自從讀道情僧錄。又讀君家絕妙詞。

斷腸碑配斷腸人。薄命華齡請降尊。蘭玉不違蕙小坡。空餘雙淚哭花神。

才華絕世墮風塵。小暮些貞寄此身。我本無端情脉脉。傷心况是意中人。
當年舉使寄新吟。千里相思幾許深。漫說汪倫情意重。任君陽斷到而今。

金縷曲

命也何須說算。由來才人命薄。古今同報。絕代相逢知底用。落得西風離別。爭忍把琵琶撚撥。三載京塵成一夢。到醒
來舊約同虛設。恩讐往經淒絕。重來後護愁如鐵。祇剩了行囊畫幅。絳聲殘闋。畢竟多情容易誤。浪受幾多挫折。且
漫謂風流消散空快。流傳誠實責焉。他時影事休磨滅。好比那長圓月。

生花如筆寫清愁。心緒半陰易感秋。沈透青衫千點淚。傷懷應似白江州。詩酒雄心漸漸空。迷金醉紙廿年中。如今
換却新懷抱。空語清詩付小紅。賢客從來用意深。世間何處獲知音。枝頭綠葉來何晚。悔然當年枉費心。銷魂同
是一般痴。不減清狂只自知。回首舊游零落感。不堪卒讀斷腸碑。

問梅山人

酒怪石芝

淡溪醉墨生

古夥知白子

海上塵天影綠根

梁溪司香舊尉編

齊天樂詞曰

銀臺蕭瑟修春史。寫將美人眉黛。春影描秋情。搘怨管。冬郎半苦蒼天可訴。把九畹靈根移載。淨土彈直相思玉肅聲裡紫雲處。青衫依舊故我。怕汪倫蝶去金屋難住。桐葉題裏蘭花春夢都入傷心詞句。楊枝空過。余紙闋羞。

這首詞乃當時感贊之作。無非生死元縛。繩性天固結。而究其大旨。不過一個情字。蓋自有形色以采情之一字。感結最深。萬物資生。為情之所鍾。天地含闌。為情之所獨繩。自古及今。凡忠臣之志。孝子之孝。義士之義。貞女之貞。賢人之賢。烈婦之烈。可以數倫常而勸風化者。靡不雜繫於真情。為所欲為。殊毫不形勉強。或者謂氣之所感。自然而然。感正氣者得正用。感邪氣者得邪用。余謂天地間但有正氣。從氣而無邪氣。心本即然。義從身屬。固正氣之所鍾。其他如董允。尤共充榮。糾坐屬奏。攻操舉東昏。或豈均是灰氣。若夫野草冤女。爰有殺虐。苟瞻勺河濱。未乘陌上亦得氣之至正。故秦西各國無節本貞烈之說。而男女以正始姻以時。早聞有殺姦之事。中國男尊於女。設立禮節之防。而淫殺犯上玷不可問。蓋輕重違則政不平。政不平則心不治。欲強至愛為不安。遂生亂階。故余謂男女之欲雖是鄭衛之風。亦屬性中所固有。任其相悅。自暢其天。不可強遏。以生殺念。故觀男女自有知識。屢不安寧。聖人云。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人云知好色。則菑少矣。此乃探原知本之言。所以謂男女之私。無禽合禮。這種皆天賦之屬。察之真。即覩之切。不足怪也。亦不必謬也。有一等灰氣所鍾者。如吳起之娶妻。易牙之烹子。商臣之弑父。微象之距兄。是倫常情天中之大變。深心人特恩一法。以制灰氣。曰禮曰制。於是累及感正氣者。亦不得任情而倚翠偎紅。瞻牆鑽穴。勢所不免。不諒者猶以法繩之。而情場中苦矣。作者之前。本為情字發端。而又不敢越禮。致滿懷抑鬱。大不能平。以為負君恩祖德之高。天生地成之厚。父母之期望。妻子之盼。依樣碌碌。成有志未遂。寫遠涼僻俗。誠嘲。從無情者反為野原裸袒。傳互前更。有兩

等之人。或以計算起家。或藉前人餘蔭。後堂綠竹。獻媚爭妍。俗復薰天。不知情爲何物。坐使傾城顏色。或格於例。或
於心。或處於賄。或由於勢。隨在不得自由。此等作爲罪過不淺。昔人云。聖賢作盜賊與法度行奸偽起。又云。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絕聖棄智。而天下治。蓋聖人教人。自主自化。非教人。迂腐不知變通也。自庸才一出。妄自聰明。遂多固執。殊
不知天地生材。首善半鐘。女子故品格尊貴。氣體清明。抱潔淨之姿。秉和平之性。但教之有道。養之有方。即成世間尤
物。石頭記說得好。男子生而渴臭。萬不及他。宜如何敬重愛護。譬如其願以相償。不至枝節別生。以違天地鍾靈本旨。
譬如一花。灌溉寒暖得宜。則有色有香。曲如本性。否則華而不蕊。蕊而不花。未能如意。因不如意而咎之。爲之花者。不
亦苦乎。女子亦然。爰之也真。事之也謹。護之也力。則施於或者必無所違。但世俗已綱。往往抑女貞男。說女子治內。吾
輩被其戲侮。即爲不祥。即有好色之心。尚裝出一等正經架子。而色屬內荏。品行卑污。你想可恨不可恨。可笑不可笑。
然而我此番議論。未免奇僻。雖存一片真心。與聖賢教世道理似有不合。不過秉性如此。不肯作違心之論。以欺世人。
看官。你道斷腸碑爲何而作。就是起初一首詞。因爲當時認得一位名媛。心中十分歡喜。只是措大排場不能如意。所以任意寫來。頗有許多曲折。其中事蹟。大半真實可信。不同石頭記之憑空結構。作書者又說。余平生經濟。祇讀
名花所難堪者。趙臺草門。楊朱歧路。窮愁潦倒。文字無盡。任英俊之消磨。感柔情之遲暮。所有一腔惜玉惜香的手段。
不能發洩出來。掩鼻問天。長呼負負。不得不已。借這位才女。以寫胸中。其爲杜牧之罪言。韓非之孤情。近世後來。有知我
者。亦有罪我者。但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顧自此以後。廣放情天。更化日。環肥燕瘦。編香粉之春秋。花好月圓。助風流
之經濟。益淫聲之靡漫。金玉性而溫存。有美必妍。無恩不點。倘荷東里培植。必將西子扶持。借來一片濃春。圖成詩夢。
練得三分香氣。化作痴雲。留才思於金荃。都種相思之果。記姓名於玉若。巧擇如意之珠。翡翠屏牆。繁縝巢棲。只恐畫
樓鏡破。淚灑蓮枝。還愁幽徑香埋。釵缺瘦竹。看官。你看此等心腸。能配司香二字的封號麼。

詩曰

沅芷湘蘭涕淚深惜花痴念少知音小體自試凌空筆替寫蘆芳一片心

倦種靈根九畹栽天風吹墮雲塵埃幽閒貞靜何人見誰憇天賞識來

第一首作者自云平生抱痴情一片茫茫天壤不能得一知己諒其苦心試其作用惟有托之筆墨寫其悱惻織綿弟淡縱橫孤芳自賞實是無聊之極思故此書又名斷腸碑次首言所遇之人蘭為王者之香空谷幽芳幸歎絕乃亦辱身辱濟貴識人稀我雖與之相親深心愛惜無如犀心雖達蝶信難通依然在前殊成別恨此即作者本意即恨之所終也

城南草堂主人許幼園稿

小劫紅塵誦大羅三生無分奈天何仙緣未結風流客好事如催春夢長恨千秋雖解脫痴情萬劫不銷磨斷腸碑
在人何在回首杳櫻感慨多

縵絲繡好合歡衾么鳳雙樓玳瑁簪若無靈難比目化真有福得同心燭灰葢死情曾在地老天荒恨轉深會得求

風琴一曲文君畢竟知音

悔恨隔世種情根收拾愁懷付酒樽楊柳婆娑名士淚海棠憔悴女兒魂妝台恍惚描蛾影金卮還留宿粉痕底事春

風門已鎖重來雀投不堪論

人生何事苦相思寫盡冬郎憶舊詩並缺雨雲原是要天台劉阮總成痴悲懷難遣元才子薄倖差強杜牧之綺習頻

年消不得全憑慧劍斬情絲

姓名別號則斷不能來信相見無期乎此留別八字讀之覺迴腸盪氣舌懶畫畫白香山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绵無絕期之句某真為今日之李三郎矣鄙意此次回來卒無戚緒之想但願主人嫁後如朋友親戚合禮往來並不敢再生奢望不意絕人太甚一面難逢特不知主人堂上遺音否料理不能不令人記憶也滄桑可改日月易筋方寸相思萬劫難消此時想主人已屬舊時痕迹不知將來聞斷腸碑者又將若何恨不能排九關入帝闕呼夢裏者而一

問之也

寄幽貞館主人書

丙申十月朔從湘幕歸甫抵上海即赴友人家詢主人近狀。郭君善之并君子儀曰君若何道耶。主人於中秋後一日已遁萬姓或云曹姓將嫁前塵還媼蹀躞至此未問君歸否。意欲一訴離情然後飄然以去既而媼絕迹蓋已絕而深入侯門矣。今舊媼金珠仍在清和坊舊處已從後他人君往訪之必知其確。余聞言如湯沃雪。復出主人告別。出讀未竟。淚吞聲。乞轉欲絕。意訪金珠不能詢一語。金珠曰中秋前十日姑婢先以難別書囑等。君舉以君即日將歸。未寄於十日以後。望眼欲穿。十六道人臨行留言曰我士後有那某戲甚未訪。必當痛哭汝但囑其珍重。再結來緣勿以所遇何人及里居是告。恐彼此輕擾。情累叢生。我不能安於室也。時余代刻主人印章甚多。并主人所託代徵幽貞館寫詩圖所題詩詞及畫皆名士手筆。凡數十頁。又有大具箱。柏楠珠茶杯酒盒金燭碗皆刻主人別號者。凡數十件。并書籍十餘種。此皆無可以送。因商於金珠將斷腸碑稿及冊頁圖畫送去。并附短牘云恨恨生致書於幽貞館主慧鑒。十月朔自湘中歸。得悉主人已藏金屋。無窮怨悔為平生第一傷心。從此乞別生離。不能再面回想在湘一載。者書半首。蓋付西風初三日。遇見舊媼阿玲。彼絕不作慙。語固知其非情天來者。惟擬送各物。茲紙將印章冊頁奉上。其餘文具玩物均留自用。非吝也。恐主人覩物懷人。致亂方寸耳。子儀代交。函中囑改書中結尾。候當遵命。惟改去。

海上蜃天影第一章

梁溪司香舊尉編

繚渺情天別開幻境 辛勤精衛重謁仙真



斷腸碑即蜃天影也。考當時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傾時，各處神仙紛紛震動，中天成窟。上帝特御通明殿，召集諸天議事，商修補之法。正在議論，忽得兩處詳奏：一為統管西北方天地尊君範嗣大帝，報某月日傾倒天垣，周圍十二萬里，屢驚人民若干。至今一角邊天冷風攔入，當者輒僵。請速籌修補云云；一為統管東南天地尊君坤柔大帝，亦報某月日全地陸沉，人民魚鼈，事後查得所沉之處，周圍三萬六千里。請速籌填補，免苦況。又云，上帝聞奏，顧問諸天神有何方略。當有九天玄女女媧娘娘出班俯伏金闕道臣女媧承補天之役，考得西北天高矣，去中天極遠。今世界上自古及今，已死之羣男怨女，情意極濃，渺渺遊魂，無可位置。若假臣金槎，在彼處遠有情天一所，俾各魂修省其中，以成善果。彼等情意固結，豎是彌縫所補之天，得真氣以膠牢，方可永遠不壞。上帝聞奏，便道卿所奏甚是，朕恐天體空虛，補非容易。此去有何方略？女媧道：該處有不周山，為共工所觸，山石高下，苦不能平。臣女媧將山頭觸下之石，還缺補天。此石與天空頃合，願吾主簡選一人同去，必能奏功。正言間，只見萬花總主杜蘭香，也俯伏金闕奏稱：臣統領羣芳，在西天駐禁，殊蒙不便。願與女媧同去補天，補成之後，即帶著一班花神，住在此處，願吾主允准。上帝大喜，立宣勅旨，着女媧杜蘭香一同前往，相機行事。功成之後，封女媧為太君，杜蘭香為院香宮幽夢靈妃。即帶各花神在該處宣揚花政。女媧杜蘭香立即謝恩，星夜前往。既至天傾之處，即命手下神祇，不周山石，揀選浮以溫柔之水，和以性情之膠鍊，以支上之爐扇，以既濟之火。凡三百六十旬，成五色明體寶石三萬六千零一塊，督了恨仙曹儀，怒力士日夜工作，不知若干年。將西北一天補得周周密密，不過接續之處，微有裂痕，不免滲漏。因將空中所積怨氣，情波由裂縫中漏下，一經風吹送，便凝結堅牢，愈垂愈下，愈結久之，隔如屏嶂，竟另成一天。女媧乃於屏嶂中別成一門，上邊寫刻四字，曰色空分界。外建一亭，名其天曰有情天。又曰難恨天。於是廣造宮殿樓閣，女媧之宮曰難

恨天宮杜蘭香之宮曰百花宮因杜蘭香最愛蘭花又於百花宮後山上另造一宮曰晚香宮爲養息退居之所并多養珍禽異獸遍栽瑞草琪花特創河山更日月上帝喜其有功果封女媧為離恨天宮太君杜蘭香爲晚香宮幽夢靈妃仍為萬花總主帶領羣使辦理花政所有女魂均歸管束食以清海之淨善為扶持勿坐煩惱惟不可妄生分外之事又以女人品類不齊故特編分羣類曰痴情司曰結怨司曰啼哭司曰曰悲感司曰金厄司曰引咎司曰熱腸司曰冷抱司曰慧業司曰風流司曰嫉妒司曰嫉媚司凡十有二司即以各位散花神分班兼值旁建百花宮亦以優子女魂性情相近者論其資格尤當花神自此以後有情天中女媧為正杜蘭香為副政尚寬平眾仙悅服惟花政歸幽夢靈妃總攝另調萱花仙子佩瓊珠蘭仙子俊官留辦一切靈妃劄下謙和眾優尤為翕服豈知情天已補恨海難填東南地角自婚姻之後過了三萬六千年雖十洲三島真僊無能填補時上界天帝亦如下界民主之例換了別人就是當初陷地的諸婆龍龍結交了三十三天十洲三島神僊大家保舉的既做了上帝便名所招之處曰恨海上帝時到恨海洗澡愛其寬大並不欲填惟碍於公論難容只得差幾個心腹天神虛應故事其實並不在心不過遮掩耳目而已填地無功羣神又紛紛上策說曠日持久宜另選賢員或可奏績遂齊動了精衛真仙這位真仙就是杜蘭香座下的一隻仙鶴因杜蘭香騎了到西天見母佛舉提菩薩愛其剛良遂題名曰精衛他自隨百花仙子到了有情天見補天有功十分榮寵便妄生希冀想我若把恨海填滿上帝必有榮封雖仍作百花宮仙子座騎當另有好處遂瞞了主人杜蘭香連夜逃去杜蘭香忽然失了仙鶴仔細一算知他有此一節也是熱腸但功行未深安能成事如今且任他自去若久無成效必當回來或有機會可乘我也助他一臂如此一想便與太君商量太君歎道有因生緣有終生孽賢妹的神算究竟有未到這也是定數難逃的但賢妹目下行路無騎只好乘雲了說罷有事入內靈妃獨自回宮仍舊辦理花政不聽却說鶴仙遁去後遇到東南恨海還俯首一望見一片大海浩渺茫茫並無邊際其水皆作慘綠色而鶴波怒卷怨氣沉埋奔湧中若含無數神蒙鬼哭之聲四圍籠罩愁雲黯淡天日後人有詩云